

魯迅語錄

## 序

去年七八月間，因患脚疾進廣西省立醫院療治，在醫院裏做我的陪伴的是一部魯迅全集。將近二十天光景，差不多把全集裏的創作，雜感文都看完了，隨隨把裏面的警關的語句摘下來。忽然想起，宋朝的理學家有語錄，蘇聯的高爾基也有人替他輯語錄，我何妨也來輯一冊「魯迅語錄」！因此出了醫院，還是繼續選輯。最初選得很謹嚴，只揀句子簡短而意境雋永差不多可以當作格言的，纔寫下來；後來覺得這辦法不對，重新再選可是問題來了有幾篇文章簡直語語警關，句句精鍊，把它全篇鈔下來嗎，那不成其爲「語錄」了中間摘幾句嗎，則往往首

尾不全，使讀者看了莫名其妙，取捨之間，頗覺爲難。但終於增選出一百多則，連第一次所選的共計三百六十六則。

編輯工作完畢，跟着來的是如何編排的問題。最初想依年代編排，這在編者是一個省力的方法，但讀者翻查時，一定感到不便。分類也很難。宋儒語錄談的無非是「理氣」「心性」之類，分別歸類還容易；魯迅先生的文章裏可以說是無所不談，要立幾個大類把它分別歸進去，往往是不可能的。然而不分類也不行，沒有辦法，只好在大體上把它分一下：先分「上編」和「下編」，每編再分若干類。大抵上編是談文藝以及文言，白話，古書等等，下編則自歷史，社會，文化以至於人情世故等等。分的類並不十分確當，還希望讀者加以指正。有許多精闢語句被忽略了，沒有選進去的，當然也不少，如果讀者隨時錄出見寄，那是不勝感謝的。

本書編輯完畢，已在半年以前，正預備付排印的時候，有一位朋友告訴我，在

某書店裏看到一本魯迅先生語錄，我立刻去買，卻已經賣完了，託朋友在重慶、香港等地買，也沒有買到，我想，既有魯迅先生語錄出版，我所輯的「魯迅語錄」大可不必付印，就把原稿藏擱起來。最近從W君處借到了那本魯迅先生語錄，是雷白文先生編的。細細翻閱一過，原來我所選錄的雷先生大都沒有選，而雷先生所選錄的我也大都沒有選，這原是各人觀點不同，我不敢說我選的比雷先生更精當，但覺得魯迅語錄仍有付之排印的必要，就毫不猶豫地把它付印了。

最後有兩點要聲明：（一）本書所選的只限於魯迅全集，其他散見於報章、雜誌的魯迅先生的談話及書簡中的語句，都沒有選入。（二）本書交給文化供應社印行，編者所應得的版稅，當以一部分，移贈研究魯迅的機關或團體。

宋雲彬 一九四〇年九月一日

上

編

目次

上編

文藝一般（十四則）	一
文學與現實（七則）	九
文學與革命（十六則）	一五
舊形式與大衆化（六則）	二五
創作・批評・鑑賞等（二十則）	三一
詩歌・小說・戲劇等（十則）	四一
幽默・諷刺・小品文等（十二則）	四七

木刻·圖畫·藝術修養等(十二則) ..... 五三

古文·白話·漢字·翻譯文字等(十八則) ..... 六一

中國書·外國書·古書·評選本等(十五則) ..... 七一

文人·文章(十四則) ..... 八一

文藝家的聯合(三則) ..... 八九

## 下 編

歷史·社會·文化等(六十五則) ..... 九三

孩子·青年(二十則) ..... 一二七

破壞·革新(革命)·戰鬥(叫喚·活動)·犧牲等(四十五則) 一三九

過去·現在·將來(九則) ..... 一六一

世態·人情(包括處世態度)等(四十二則) ..... 一六七

帝國主義・蘇聯・託派（五則）

一八九

狗・奴才・流氓・幫閒（十則）

一九三

雜類（二十三則）

一九九

〔附〕篇名索引

二〇九



文藝一般

中國人向來因爲不敢正視人生，只好瞞和騙，由此也生出瞞和騙的文藝來，由這文藝，更令中國人更深地陷入瞞和騙的大澤中，甚而至于已經自己不覺得。世界日日改變，我們的作家取下假面，真誠地，深入地，大膽地看取人生並且寫出他的血和肉來的時候早到了；早就應該有一片嶄新的文場，早就應該有幾個兇猛的闖將。

論睜了眼看（一九二五）

沒有衝破一切傳統思想和手法的闖將，中國是不會有真的新文藝的。

同上

現在的文藝，是往往給人不舒服的，沒有法子。要不然，只好使自己逃出文藝，

或者從文藝推出人生。

「塵影」題辭（一九二七）

尼采愛看血寫的書。但我想，血寫的文章，怕未必有罷。文章總是墨寫的，血寫的倒不過是血迹。牠比文章自然更驚心動魄，更直截分明，然而容易變色，容易消磨。這一點，就要任憑文學逞能，恰如塚中的白骨，往古來今，總要以牠的永久來傲視少女頰上的輕紅似的。

怎麼寫（一九二七）

十九世紀以後的文藝，和十八世紀以前的文藝大不相同。十八世紀的英國小說，牠的目的就在供給太太小姐們的消遣，所講的都是愉快風趣的話。十九世

紀的後半世紀，完全變成和人生問題發生密切關係。我們看了，總覺得十二分的不舒服，可是我們還得氣也不透地看下去。這因為以前的文藝，好像寫別一個社會，我們只要鑑賞；現在的文藝，就在寫我們自己的社會，連我們自己也寫進去；在小說裏可以發見社會，也可以發見我們自己；以前的文藝，如隔岸觀火，沒有什麼切身關係；現在的文藝，連自己也燒在這裏面，自己一定深深感覺到；一到自己感覺到，一定要參加到社會去。

文藝與政治的歧途（一九二七）

中國文藝界上可怕的現象，是在儘先輸入名詞，而並不介紹這名詞的函義。

扁（一九二八）

一切文藝，是宣傳，只要你一給人看。即使個人主義的作品，一寫出，就有宣傳的可能，除非你不作文，不開口。那麼，用於革命，作為工具的一種，自然也可以的。（中略）但我以為一切文藝固是宣傳，而一切宣傳卻並非全是文藝，這正如一切花皆有色（我將白也算作色），而凡顏色未必都是花一樣。革命之所以于口號、標語、布告、電報、教科書……之外，要用文藝者，就因為牠是文藝。

——文藝與革命（一九二八）

各種文學，都是應環境而產生的，推重文藝的人，雖喜歡說文藝足以扇起風波來，但在事實上，卻是政治先行，文藝後變。

——現今的新文學的概觀（一九二九）

中國文學從我看起來，可以分爲兩大類：（一）廊廟文學，這就是已經走進主人家中，非幫主人的忙，就是幫主人的閒；與這相對的是（二）山林文學。唐詩卽有此兩種。如果用現代話講起來，是「在朝」和「在野」。後面這一種雖然暫時無忙可幫，無閒可幫，但身在山林，而「心存魏闕」。如果既不能幫忙，又不能幫閒，那麼，心裏就甚是悲哀了。

——幫忙文學與幫閒文學（一九三〇）

在現在中國這樣的社會中，最容易希望出現的，是反叛的小資產階級的反抗的或暴露的作品。因爲他生長在這正在滅亡着的階級中，所以他有甚深的了解，甚大的憎惡，而向這刺下去的刀也最爲致命與有力。

——上海文藝之一瞥（一九三一）

十五年前，被西歐的所謂文明國人看作半開化的俄國，那文學，在世界文壇上，是勝利的；十五年以來，被帝國主義者看作惡魔的蘇聯，那文學，在世界文壇上，是勝利的。這裏的所謂「勝利」，是說：以牠的內容和技術的傑出，而得到廣大的讀者，並且給與了讀者許多有益的東西。

——祝中俄文字之交（一九三二）

文學有普徧性，但有界限；也有較為永久的，但因讀者的社會體驗而生變化。北極的遏斯吉摩人和非洲腹地的黑人，我以為是不會懂得「林黛玉型」的；健全而合理的好社會中人，也將不能懂得他們大約要比我們的聽講始皇焚書，黃巢殺人更其隔膜。一有變化，即非永久，說文學獨有仙骨，是做夢的人們的夢話。

——看書瑣記（一）（一九三四）

作者用對話表現人物的時候，恐怕在他自己的心目中，是存在着這人物的模樣的，於是傳給讀者，使讀者的心目中也形成了這人物的模樣。但讀者所推見的人物，卻並不一定和作者所設想的相同，巴爾札克的小鬍鬚的清瘦老人，到了高爾基的頭裏，也許變了粗蠻壯大的絡腮鬍子。不過那性格言動，一定有些類似，大致不差，恰如將法文翻成了俄文一樣。要不然，文學這東西便沒有普遍性了。

同上

將來的光明，必將證明我們不但是文藝上的遺產的保存者，而且也是開拓者和建設者。



文學與現實（包括論「第三種人」）